

御緣

台北中山社／李博信 PP Marine



象徵御緣的五元硬幣

大約在 30 年前，我從大阪搭乘新幹線前往東京時，坐在我鄰座的是位大約 70 歲的老先生，他看到我讀的是中文書籍，就猜出我是來自台灣，於是主動地跟我聊起來，他說他是熊本縣人，年輕時在台灣鐵道局工作，住在台北大正町，於是開啟話匣子談起很多陳年舊事。直到名古屋站他要下車時，從懷裡拿出繫著緞帶的五圓硬幣給我，笑著說：「謝謝！這是緣分（御緣），後會有期！」。在日本「五圓」的諧音就是御緣（ごえん），因此常被作為象徵緣份的護身符（御守）。

日治時期台北扶輪俱樂部會員重田榮治。他在年輕時曾參加日俄戰爭，目睹戰場上的殺戮慘狀，而開始厭惡戰爭，此後即解甲南渡台灣，開設菊元商行經營棉布業而致富，後來又創立台灣第一家綜合百貨店——菊元百貨店，而聲名大噪。因此菊元商行也列為台北三大企業體之一，並受聘為台北市協議員。1933 年，重田榮治提供資金及土地在士林興建寺廟供奉天上聖母，並創立天母教，而成為「天母」地名的由來。其次子重田佐平因受其影響，而投入反戰運動，不幸被特高逮捕慘遭槍決，至今屍骨無尋。終戰後，他所有的產業全遭沒收，一夕之間繁華褪盡，僅攜帶一個行囊偕妻子返回日本山口縣岩國的故里。

由於重田榮治對待菊元百貨店的員工，不分日台宛如一個大家庭，而深受員工的愛戴。迄至戰後員工們仍然很懷念昔日共事的緣分和情誼，因此他們就在重田蟄居的山口縣組成了「菊榮會」，定期聚會重溫往事。重田榮治去世後，長子重田平太郎等第二代仍然延續此一



重田榮治與大稻埕南街商界領袖



木村泰治



重田榮治



重田夫人晚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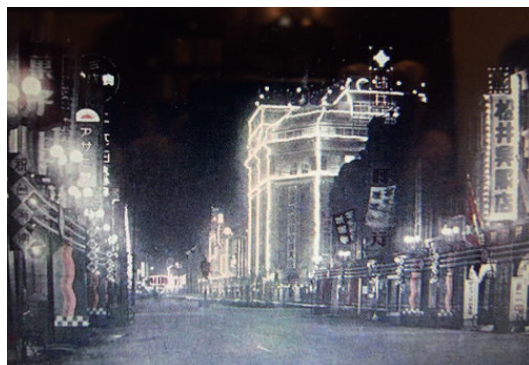
重田榮治晚年



菊元百貨宣傳單



菊元百貨店



菊元百貨店夜景

聚會迄今。

人類的生活中充滿了各種不同機遇的緣分，包括人際、地緣、時空等等所撮合的機緣。與重田榮治同屬台北扶輪俱樂部的木村泰治，他在台灣擁有 20 幾家事業體，曾任台北商工會議所會長、總督府評議員，為臺灣工商界的領袖。他於 1944 年返回日本後，於秋田發展當地溫泉，並因開發國家公園有功獲頒勳三等瑞寶章。他首先創立了「臺灣の會」，由自台遣返的日本人所組成。此後日本很多縣市都有類似的團體，其中「東京臺灣の會」係由在台灣出生的「灣生」所發起。其他因為惜緣而組成的聚會還有日治台北師範學校（現國立台北教育大學）師生的「芳蘭會」、曾經駐台之機構成員的「台灣協會」、日台高座會（註一）等，這些組織都致力於促進台日間的友誼關係。而在台灣較鮮為人知的「東北會」，這是由終戰前在滿洲國工作之台灣人的組織（註二），據悉目前其第二代仍然每年聚會一次；還有台大醫學院校友所組成的「景福會」等等，不勝枚舉。



台灣協會會刊



菊榮會 -1



菊榮會 -2



東京台灣之會

日本社會中，每到歲暮冬寒時節，就有包括球隊、同鄉、同窗、老同事等各種不同群組所舉辦的「忘年會」，少者 2-3 人，多者上百人，他們會在一年一度的聚會中，把酒言歡，論今話舊，暢談各自的境遇，以此延續永久情誼。

扶輪組織也不乏類似聚會，我必定會參加的聚會有梁吳蓓琳前總監於每年 2 月 23 日舉辦的扶輪百週年團隊聯誼會及 2002-03 年度助理總監陳碧輝每季一次的愛心聯誼會，因為我是當年的地區秘書長，因此也受邀參加，這兩個聚會至今十幾年來從未間斷，因此彼此的友情也與日俱增，實屬難得。

這些形形色色的聯誼組織，就如茶聖千利休「一期一會」的延伸，也是源自於佛家的惜緣，希望我們每位扶輪社員都要好好的珍惜扶輪帶給我們的「御緣」。

註一：太平洋戰爭期間，很多台灣的少年工在神奈川縣高座海軍工廠工作。戰後，與這些台灣少年工共事而建立友誼的日、台職工組成了高座會。

註二：滿洲國成立之後，因新竹人謝介石獲派擔任外交總長，而吸引很多台灣菁英前往滿洲各地擔任政府高官、醫師或經商，人數多達 6,000 多人。